

◇生活空间

微信运动

[安庆]周玉春

家族里,有人关注微信运动,譬如我自己,走路必带手机;有人无所谓那个数据,微信里不添加那项功能。

大妹和弟媳她们也登录了微信运动。这几年,大妹谋到了一份在中医院打扫卫生的差事。每天清早,她从家里步行来到医院,穿上蓝工作服,戴上口罩,开始工作。楼道,大厅,医生门诊办公室,药房,卫生间,都需要一遍一遍地打扫。挂号前的大厅,人流像泉水一样涌来,一荏接一荏。明明打扫干净的区域,过一会,地上又有了纸屑、泥沙,甚至是吐出的痰。卫生间里,常常见到病人的呕吐物。大妹也不嫌烦,拿着扫帚、铁铲,把刚刚冒出来的脏物清理掉,再用拖把反复擦拭,接着喷洒消毒液。休假时我问她:“见到那些不恶心吗?”她说:“哪来不恶心?开始时,真的受不了,一直想吐。”她笑笑,接着说:“一想,既然做了这事,就要努力把事情做好嘛。”

虽然她没有刻意地跑步、散步,但每天这样工作下来,都是两万左右步数。一天晚上,我打开手机,查看微信运动数据,看见她刚过了一万步。这是怎么回事?怎么少了那么多?更想不到的是,第二天的微信运动显示,她只走了几十步。我打她电话询问。原来那天中午她回家有事,刚好住同一个小区的同事也要回家。她于是坐在同事电瓶车的后面。拐弯时,一辆小车正开车门,车门恰好撞上了大妹的脚。幸好没伤及骨头,只是软组织受到损伤。后来那些天,大妹只好歇在家里养伤。这下,步数自然降了下来。歇了一个星期还没全好,家里人都劝她别出门,她就一瘸一拐地上班了,步数又回到了两万以上。

弟弟是泥瓦匠,那几年,县城里许多地方搞建筑,盖房子,弟弟常年在县城工地上做事。弟媳跟着弟弟做小工。这两年建筑工地少了,弟弟有时只能勉强找到自己一个人的工作,弟媳只得歇在家里侍弄庄稼。

弟媳不想再依附弟弟。在去年,她找到了一份工作,给新建好的楼房清理垃圾,早去晚归。弟媳很珍惜这一份工作。每天,屋子里的零散砖头、沙子、掉落下来的水泥、水泥袋子,这些需要归拢在一起,再装在袋子里,走下一级级楼梯,把袋子放到楼房前的空地上。每一间屋子,每一层楼,都要清理干净。

老板加了她的微信。第一天工作的傍晚,下班时,老板来了。他黑着脸,问她:“你是不是在混光阴?”她不解地问:“怎么啦?”老板皱着眉头生气,“你一天只走了两三千步,你是不是背着我偷懒?”她明白了,老板看了微信运动里她的步数,认定她没走多少路,就没有做多少事。她连忙解释:“手机并没有放在身上,在包里,包放在一旁。”

老板半信半疑,上去检查她做的事。从八层到七层,每一间房子都干干净净。看着看着,老板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。脸上露出了微笑。他说:“差点冤枉你了。”

后来,老板要求她把手机放在身上。收工时,老板到那几个楼层查看,看见光洁的地面,再翻看微信上弟媳的步数,又是两万步开外,老板满意地挥了挥手:不错,回家吧。

于是,大妹和弟媳经常占据我微信运动排行榜的一、二名。端详这些数字,仿佛听到那急促的“哒哒,哒哒”的脚步声,仿佛看到她们忙碌的身影。

◇尘世写真

提车那天是个大晴天。深灰色车身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亮光,浅绿色的保险杠像刚拱出地面的草芽。我按了一下喇叭,声音脆脆的,在空旷的车行门口弹了一下。

一辆电动车不值几个钱,可自从有了孩子,花出去的钱都有了去处,奶粉、学费、运动鞋,纯粹为自己买的东西反而想不起几样。骑上新车兜风那一刻,微风灌进脖子,我竟觉得有些陌生。为自己花钱的感觉,像走进一间好久没开灯的房间,摁下开关,才发现屋子比记忆中宽敞。

经过路边那排杨树,我想起了以前那辆二手电动车。

那车是刚买房那年淘的,车身磨掉了漆,右边后视镜用黑胶带缠着,电瓶冬天缩得厉害。车前面焊了个钢制儿童座椅,刚好容得下大儿子的身体。每天傍晚接他回来,他跟我讲幼儿园的事,讲操场上野猫又生了一窝崽,我接过话头随口哼两句歌。碰到下坡路,风灌进来,他张开手,像要抱住整条马路。有时

◇七彩人生

睡前刷朋友圈,又看到那个满世界旅行的前同事,在晒瑞士自由行的九宫格。湛蓝的湖水清凌如画,山峦叠翠近似可触,山环水抱间,露出因特拉肯小镇的欧式建筑尖顶。装饰一新的马车悠游而过,街边贩卖奶酪的商贩笑容松弛,邀请游客用味蕾留下一份记忆。

11点半,正是入睡的时分。多思无益。毕竟明天是工作日,还得早起。

一句流传许久的人生真理是:身体和灵魂,总要有个在路上。时至今日,越来越多追求高质量生活的人,都把这句话奉为圭臬。我也不例外。只不过远方是遐想,书籍是平替,钱包和时间的缺少少两则是现实。对九宫格们羡慕嫉妒的情绪,像内陆丘陵地区的台风天,浅尝辄止,便消逝无踪——35岁之后,心上那点不甘的褶皱越来越少,与我大脑的丘壑刚好成反比。

当然远方还是可以憧憬的,三餐和新鲜感是生活的必备养料。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东南亚,蹭老公的公司福利,以一种看来很老土的跟团游方式,飞抵了泰国曼谷。时至今日我对那些景点也没有特别的印象,只记得

◇心灵点击

一个普通的晚上,儿子把我“解雇”了。

他光着脚丫子站在客厅里,手里攥着他的枕头、小毯子,仰起脸对我说:“妈妈,我今晚想跟外公睡。”

我说好啊。甚至还内心窃喜地帮他收拾水杯、睡衣,把第二天的衣服也放到我爸的床头柜上。他头也不回地走了,小脚丫啪嗒啪嗒打在走廊地板上,声音越来越远。

我关上房门,突然觉得房间久违地安静。我打开手机,点开了那部几个月前追了一半的电视剧。耳朵还时不时留意着,想着儿子会不会半夜又因为想我而回来。那天晚上我看到凌晨两点,儿子也睡得很踏实。

接下来的半个月,我报复似地熬夜,把攒的剧一口气刷完,眼睛又涩又疼。太太好了,我终于找回了属于自

车轮碾过那些年

[济南]李敏

我会绕进旁边那条梧桐多的小街,速度放慢,风也跟着慢下来。物质拮据的日子里,骑电动车带儿子出行,是种踏踏实实满足感。好像车轮一转,全世界的好东西都被风送过来了。

后来老二出生,日子换了一种转法。下午要接老大放学,只能趁老二睡着,把他放进围栏,清空周围的东西,悄悄把门带上。门锁咔嚓一响,心里也跟着咔嚓一下。骑上车就猛蹬,脑子里两根弦同时绷着,一根系在家的老二,怕他醒来哭;另一根系在学校的老大,怕他又等到最后。大多数时候赶到学校,老大已经在传达室坐着了,书包搁在脚边,小脑袋低着,听见脚步声才抬头。他从不闹,拉住我的手,默默往外走。有一回他仰起脸说:妈妈以后能不能早一点来接我?我说妈妈尽量。嗓子发紧,后面的话咽了回去。那天骑车回家,夕阳穿过树叶,铺了一地的碎光,他坐在后座搂着我的腰,头靠在我背上,不说话。

那段时间是真狼狽。可身在其中并

从南京到因特拉肯

[南京]万澄辰

体验空中飞伞项目时,耳边呼呼的海风怒号和擂鼓般的心跳。去芭提雅的路上有欧洲游客递来一本《圣经》,让我油然而生一种宗教碰撞的奇异感,不巧被落在了渡船上,甚是遗憾。热带季风气候,带来的是永远刺眼的阳光和永远扰攘的大街小巷,一副精心挑选的墨镜总是随身携带,帮我记录下27岁时眼中的世界。

有了女儿之后,家庭出游计划就变成了长三角版本的《跟着课本去旅行》,阿尔卑斯的山脉、柏林的世界杯赛场,被简化成了苏州园林的紫藤花,安徽宏村的马头墙。对于历史文化的溯源,一个几岁的孩子难免兴致缺缺,于是她喜欢用当地特色小吃犒劳肚子,我们则用各色冰箱贴和纪念品稳住她,好偷得片刻悠游的时光。

有一个共识是,远方的吸引力不在规划的路线,而在各种不经意的火花迸发。从南京东路汹涌的人潮挤出来,却为黄浦江畔一支街头爵士乐队停下脚步。去网红餐厅打卡结果道道踩雷,钻进旁边的免费小展厅却找到了独属双鱼座的诗歌。在声名远扬的蜡像馆里,女儿将拍照的初衷丢在一

我被儿子“解雇”了

[昆山]蔡晓菲

己的夜晚。不用九点半关灯,不用假装睡着,不用在他翻身时条件反射地给他盖被子。

第十七天,我走进我爸的房间,坐到床边,亲亲儿子说:“今晚跟妈妈睡好不好?”他摇摇头:“不要。”我以为他在逗我玩,笑了:“妈妈给你讲那个你最喜欢的故事,讲两个。”他还是摇头。我说:“那妈妈让你看一集动画片呢?看完就睡。”他看了我一眼,眼神里有纠结、有犹豫,然后他坚定地说:“妈妈,我还是想跟爷爷睡。”语气很平静,像在哄一个听不懂话的大人。

我走出房间时,心里空落落的。之前我觉得陪儿子睡觉很麻烦,那时还偷偷想过要是他愿意自己睡就好了。现在他真的不在身边睡觉了,我为什么这么难过呢?是啊,他需要我的时候,我觉得那是束缚,是我失去自

不觉得苦,所有精力都用在赶路上了,赶喂奶,赶接娃,赶回家热饭,脚不停心不停,根本腾不出空隙想日子难不难。

现在老大蹿到一米六几,嗓音粗了,跟我说话不再仰头。周末早上哥哥骑车带弟弟买早餐,经过下坡路弟弟尖叫一声又咯咯笑,哥哥回头凶他坐稳,自己嘴角也翘着。他们提着豆浆包子回来,叽叽喳喳说经过了那棵大杨树,经过了以前住的小区,经过了巷口那家小卖部。那家店以前花五毛钱能买根棒棒糖,现在换了主人,卖奶茶了。

傍晚我一个人骑新车出去,又经过那排杨树。树干比从前粗了一圈,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响,跟好多年前一样。我把车停在路边,坐了一会儿。树没变,路没变,风也没变,变的是车上的人。从前是我和老大,后来是我一个人,再后来变成两个孩子。车轮碾过的那些年,旁人看不出什么,我心里有数。

天暗了,路灯亮起来。我没急着走,就坐着吹风,觉得挺舒服的。和很多年前一样,只是那时的我顾不上感受。

边,拉着我开始解密场景中的摩斯密码。观众越多,她越是兴致勃勃。就在前一日,我们因为忘记带伞而淋了一头春雨,在街巷间胡乱穿梭时,发现一家眼熟的老字号。

和前同事展现出的闲庭信步、游刃有余相比,我们家没有一个擅长做攻略——更遑论国外的语言、习惯和礼仪。我们好像总是在旅途中磕磕绊绊,随遇而安,时刻准备说服自己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“妈妈,不是说先看表演吗?”“爸爸,这地方你认识吗?”我们仔细辨认着每个路牌和地铁站口,怀着一点点忐忑和刻意洒脱的心态,游荡于清晨或傍晚的水岸或长街。我们被假日的人群推着往前走,像治愈系手游里的NPC,累瘫了就躲进小店,点两道特色甜品,再凑近雅间门口蹭一首评弹。唧唧呀呀,听不清唱词,只余一轮明月下的婉转悠长。

有个脱口秀演员说过:人生是个圆,不管往哪个方向走,都是往前走。从南京到因特拉肯,约1万公里的距离,也许很多人穷尽一生而不能至。但往前走的心是一样的。它随风就浪,无问西东。

由的证据,现在反过来是我需要他了。

有一次我偷偷去看他和外公睡觉。外公在讲猫和老鼠的故事,他听着听着就睡着了,一只手搭在外公的胳膊上。那个姿势,和他以前搭在我胳膊上一模一样。他外公那里,找到了同样安稳的睡眠。

我终于懂了,他会长大,会在某一天不需要我陪他入睡。我失业了,外公上岗了。我开始学着接受,接受那张空了一半的床,接受凌晨两点不再有人喊“妈妈我渴了”,接受我不再是他夜晚的全部。

这只是一个开始。以后还会有很多次这样的“解雇”。第一次去朋友家过夜,第一次关门不让我进,第一次把秘密告诉别人不告诉我。这是我未来都要持续练习的一件事,站在他身后,远远听着他远去的脚步声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zywbfxing@163.com